# 同理心教育，從尊重特教生開始

 輔導文粹–特殊教育

教育，是用來教導孩子「良善的行為」以及「良善的力量」。但現代的孩子，只有學到學業能力，卻沒學到同理能力。我接觸到的特教生，幾乎都是單純沒心機，但是總是遭到同學的嘲笑和鄙視，若是老師不關注這樣的事件，等同於老師默許了同學這樣的行為。

身為職能治療師，進入校園輔導特殊學生已將近十年，仍不時的感受到環境對特殊學生的不友善，這些不友善可能來自學生的鄙視、嘲笑和欺負，甚至還有許多也是來自於家長、老師們的不理解和恐懼。

那天，我到學校輔導一個六年級的學習障礙男孩，從三年級開始，我就定期的到校進行課程。他個性溫和、少話、喜歡靜靜的看課外讀物，學習障礙雖然在外表並無明顯異樣，但是讓他在學業上一直很吃力。三、四年級時，只是感受到孩子的沒自信，但是最近上課，卻明顯的感受到的他的委屈與憤怒。少話的他，常常沒來由的，帶著怒火的眼神，抱怨著同學們都嘲笑他笨蛋、白癡，內心怨恨到實在很想打他們，甚至想要拿一把槍把同學都殺死。

聽到這席話，讓我十分震驚，平時溫和少話的他，內心竟然已是傷痕累累，累積如此多的怨恨。因此，我很認真的與特教老師反應這個狀況，請老師們要多關注孩子的心理狀態，才不會真正發生因情緒造成的嚴重行為問題，如傷人或自傷。從中我也試著了解，孩子在班級中的處境，得到的是班級導師有些會以漠視與忽略來應對特殊生的處境，也難怪孩子的內心充滿了壓抑與怒火。

當然，像這樣被嘲笑的特教孩子，在學校中絕對不只一個。

在這個功利主義競爭的時代，老師被要求要訓練出厲害的學生，才能為校爭光；相對的，特殊學生是弱勢和被忽視的一群，因為以成績比賽為導向的教育，即使用心在特殊生上，但是他們的學業能力偏弱，投資報酬率相對是很低的。

因此，我們當然都能理解，教育現場老師們對特教生的無力感。所以，這些學生勢必要特殊教育的老師們，努力用孩子懂的不同方式來拯救他們，讓他們也能擁有能力進入社會，得到進步的機會，雖然他們的進步可能看起來很慢、很慢。

 其實這麼多年，我接觸到的特教生，幾乎都是單純沒心機，只是說話比較直接的孩子。但是，當這些孩子需要到特教學習教室，進行補救教學時，總是遭到同學的嘲笑和鄙視，甚至是那些成績優良的學霸，若是老師不關注這樣的事件，等同於老師默許了同學這樣的行為。另外，當然還有許多的家長也會告誡孩子，不要靠近和搭理特教生，因為他們很笨，還可能會做出奇怪的行為，不斷對特殊生貼上負面標籤。

因此，這個教育環境，往往是對待特教生是充滿了不友善和嘲笑。當環境對特教生充滿了敵意，久而久之原本單純的特教生，也容易從這些負面環境的刺激中，學會攻擊和不當行為來反應。

最近在《不會切蛋糕的犯罪少年》這本書中，印證了我最深切的擔憂。作者是兒童精神科醫生，當中提到他在實際與犯罪少年相處後，發現到「殘暴到誰都管不了」的少年真面目，其實是一群缺乏基本的「認知功能」，急需介入援助或接受特殊教育的孩子們。他們驚人的共通點──不會均分蛋糕、不會臨摹簡單圖形、不會加減乘除、看不懂漢字。這些孩子在小學階段就不斷透過「問題行為」發出「求助訊號」。然而，我們看見了嗎？又或者當作一回事嗎？校方居然從未發現這些孩子無法適應一般教育，不曾為這些孩子多加費心。

作者也認為，大至教育制度、司法體系，小至你我每個人……整個社會氛圍與做法，淨是將這群孩子隔絕與排除。少年院裡犯罪少年的真實情況，反映出社會的失敗和我們的冷漠。成長的各階段連連被忽視的孩子們，長大後於是成為被社會遺忘的一群人。

因此，面對特殊孩子…

如果你是家長，請告訴你的孩子，你可跟他保持距離，但是同理他人的弱點，就像你同理自己的孩子，並非樣樣都能表現的十分完美。

如果你是老師，請教育你的學生，你可以不喜歡他們，但是尊重他人的弱點，別用你學到的能力，去嘲笑他們的不足。

特殊生到學習教室補救，就猶如一般孩子到補習班補習一樣，無須被人嘲笑。**別讓現代的孩子，只有好的學業能力，卻沒有學到同理能力。**而師長們，你們正是良善觀念的重要引導者。

教育，是用來教導孩子「良善的行為」，以及「良善的力量」。**一個被他人同理的孩子，會用同理來回應他人；一個被鄙視的孩子，將會用憤怒來回應他人**。若我們希望社會能少一些問題，身為大人們就必須有責任教育每個孩子，用同理的心來看待社會中的不同與特殊，發揮「良善的力量」。

**同理心的教育，從尊重特教生開始，「你可以不用喜歡特教生，但你要尊重孩子的特殊性！」**

# 轉學評估》實驗學校能當成特殊兒的「逃生出口」嗎？作者：治療師雙寶阿木(親子天下)